

魔

那天從烏來的山路走回車站時，天下雨了，雨下得好大。

當天空堆聚着層層烏雲時，沉悶的山林中響着悶雷，原本聒噪的蟲聲似乎間靜寂起來了。靜寂，呵！這是大雷雨的前奏啊！一陣旋風捲起腳前的枯葉，變黃的相思葉片旋轉着落下腳底的山澗，鬱鬱的樹林間存著一縷焦灼的氣息，迷漫在空闊裏，四散飛揚。陰慘慘的天色中，大塊大塊的黑雲擠壓而來，彷彿要把天邊擠碎似的，終於，這不勝負荷的擔子擠得它發出悶響。

轟……轟轟轟……
滾轉的雷聲，由遠遠的天邊繞着過來，要下雨了！

——雨要來了。把傘打開來吧！
——這傘，這麼小！
——妳笑了，白白的臉頰上染上兩朵紅暈。

——嫌小你自己去淋雨好了！
話未說完，一陣眩目的光芒閃過，天空的烏雲怒吼起來。一霎時，旋轉的冷風挾著豆大的雨點撲了下來，四周圍全是茫茫的雨霧了。
——一手撐著傘，雨水順著傘沿滴落，滴落在臂膀上。轉過頭來，望見小小的傘只遮住了兩人的肩，其它的地方都淋濕了。

——手臂都濕了！
——妳這傘實在太小。
——嗔嘴。白眼。
——爲什麼不說你不會拿傘？
——望著她，她的眼裏閃著異樣的光茫，那清澄而

明晰的眸子啊！那白嫩而豐碩的臉龐啊！伸過手，攬著她的腰，傘下的世界變小了。傘外，是奔騰的驟雨，是駭人的雨聲，傘內，有著過多的溫馨啊！從沒有和她如此接近過，從沒有，這是指心靈的相近吧！一股溫熱由手裏傳至全身，覺得血液在脈管裏與顫抖的手指裏躍動，外面不復是千軍萬馬似的豪雨了，茫茫雨霧裏，彷彿那和煦的陽光在照耀著，地下冒著煙霧，溫暖的水汽自上昇騰，氳氳香氣裏，雨水在草地上發亮，濕淋淋的氣味和百花香味交混在一起，肩並著肩走著，覺得心在喘息著，手微微地抽搐，這是愛情呢？還是愛戀呢？抑或是一種甜蜜的、深刻的荒唐的心思。

——但不管如何，此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指著遠處的山坡，比著近旁的水窪，說著笨拙的笑話，不時夾幾句莫須有的傻話。
——把傘丟掉怎樣？
——嘿！要淋雨你自己去淋雨。
——好，要是我感冒了呢？
——那最好。
——嗯，看不出來妳心腸那麼壞。
——本來就壞了！
——想不出什麼話語的搔搔頭。
——真想一把把妳丟到山底下去。
——你敢！

——她望望道路下的山澗，激起的水流嘩嘩的響著，青黑色的石頭迸出雪白的泡沫，若有所思的伸伸舌頭。

——掉下去的話就不得了了！

□□ 簷 然

兩個人同時笑了出來。

呵！友誼乎！愛情乎！這善良而遊移不定的小姑娘，這糊塗的小男兒！這一會什麼自私啦！虛榮啦，這一會什麼理想啦！幻夢啦！都沒有倆人在一起的歡愉來得重要了，心靈中的雲霧，被充滿在心中的溫馨一掃而空了。眼對著眼望著，兩個人都有一剎那間的錯覺，都覺得對方是美好的，毫無瑕疵的，而這一剎那的感覺，竟然覺察出最可憐的事物亦不再可憐了。

停留在車站等車之際，兩人默默無言了，細細的雨絲飄著，空氣裏沁著股清涼，燈光在黯淡中輕微發著抖，今夜，當他鑽進棉被中時，他一定會想著她，想著雙手接觸時的寒暄，想著身體相近時相互的氣息，想著她的一顰一笑，然後在百種千緒中入夢，尋找那暫時浸透心靈的幸福——或許，如果他以爲是對的話，或許，那也許是愛情，但那是太遙遠太遙遠了，此刻的他只是陶然而迷醉，而她亦未嘗不如此呢？她只是覺得和他在一起很快樂，無拘無束，和他在一起，可以隨心所欲的撒嬌罷了！
車上的時候，她倚在椅子上睡著了，他望著她在打著盹，覺得那白白的臉在黑暗中特別顯明，她穿著的紅色外套將她的臉映得暈白了，那黑色的眸子此時已不復見，只是那睫毛覆蓋著，不時打著盹。他期望能聽見她的輕微的鼾聲，能將她的身體擁抱在懷裏，可是他只是坐著，望著窗外冷冷的黝暗，樹林在車速間穿梭而過，夜的涼氣如水一般的滲過他的心胸，他的眼睛在陰影裏搜尋著，希冀發現什麼，可是只找到一片靜寂。